



煮小饼：记忆中的美食

□陈丽娟

姑姑送来了新鲜的玉米面，袋子刚一打开，那甜滋滋的味道便扑面而来。这味道，如同一只无形的手，把我的记忆径直勾回了少年时的老屋。

那个时候，粮食比较紧张，细粮更是少得可怜。玉米与红薯就是我们的主食。早饭和晚饭通常都是玉米面糊糊，或是玉米糝稀饭，搭配着煮的、蒸的或者烤的红薯。再夹上几根咸菜，让它们浮在汤上，这样就算是一顿饭了。中午的伙食要好一些，是用高粱、豆子以及少许大麦混合磨成的杂面做成的汤面条，配着少量的玉米面窝窝头填饱肚子。至于白面馍，那得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有幸见到。

母亲是个极有办法的人，她总是能够在贫瘠的生活中挖掘出一点别样的滋味。有一天，她用玉米面给我们煮小饼。她先是用开水将玉米面烫好，这面要烫得不软不硬刚刚好，然后再放入一些糖精。糖精这东西，现在想想总觉得有些 unhealthy，但在那个时候，它可是难得的甜味来源。

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，母亲把和好的玉米面拍成一个个小饼，轻轻地滑入沸腾的水中。小饼刚放入水中时，是沉沉地坠在锅底的。可慢慢地，它们便悠悠地浮了上来，颜色也由浅黄逐渐转为深黄，就好似被这水唤醒了生命一般。

我们兄妹几个紧紧围在灶台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那些浮沉的小饼，喉咙里仿佛都伸出了一只小手，迫不及待地想要

抓住那美味。母亲用箬篱将煮熟的小饼一个个捞起，分到我们的碗里，然后在碗里添上几勺汤。煮熟的小饼，外皮光滑如镜，内里绵软细腻，咬上一口，甜丝丝的味道在口腔中散开，竟有几分像如今的汤圆，只是口感要粗糙许多。我们顾不得烫嘴，便大快朵颐起来。那时，我们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。那香甜直入脾胃，口齿久久留香。

后来，日子渐渐好了起来，白面也成了家中常见的食物，煮小饼就很少吃了。我曾问过母亲，为什么不再煮小饼了呢？母亲笑着说：“现在谁还吃那个呀？”想想也是，食物如此丰盛，又有谁会稀罕那粗糙的玉米面小饼呢？

姑姑送的玉米面，我试着做了一锅小饼，全家人吃着小饼，各个吃得津津有味，还说“真好吃”。但我吃着不再是当年的感觉，没有母亲做的那种味道。只是那甜滋滋的玉米面味道，让我想起母亲温暖的手，想起我们兄妹几个围在灶台边满心期待的时光。

食物大多就是这样，它所承载的从来都不只是那单纯的味道。它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，轻轻一转，就能打开记忆深处那扇门，让往昔的岁月如潮水般涌来。如今，母亲早已离我们远去，而那些关于煮小饼的回忆越发清晰地刻在了心底。我煮小饼不为别的，只为了能再次品味那逝去的时光，感受那分藏在食物里的深深眷恋。

求学记

□魏茂祥

1942年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，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了抗战以来日寇最大规模的“九二七”大扫荡。为了保存力量，粉碎敌人扫荡，八路军部队主力跳到外线作战，我的家乡山东省寿张县夹河区（现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）成了敌占区，我正在读书的抗日家属小学也被迫解散了。目睹日寇的烧杀抢掠，我心中十分愤恨，同时也很希望能继续上学读书。

日寇大扫荡后不久，八路军武工队回来了，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也开始活动。一天夜里，我五哥（地下党员）领着两个陌生人来到家里，后来知道他们是敌占区地下县委的领导干部。他们白天在我家里足不出户，夜里出来进行抗日活动。一次，我给他们送饭，其中一个人问我上学了没有。我说，原先在抗日家属小学上学，现在学校解散了停学在家。那个人说：“解放区有抗日中小学，你要想去，我可以介绍你到那里上学。”听到这一消息，我很高兴，便向父母要求去解放区上学。开始父母不同意，主要担心我年龄小（13岁），离家太远，生活上不能自理；还担心日伪军会不时对解放区进行扫荡，一个小孩在外太危险。后来，在我的一再央求下，父母终于同意了。

几天后，刚好地下县委有事情要派我五哥去和解放区联络，于是五哥就带着我上路了。当时，正值冬天，北风呼呼吹着，天寒地冻。但是，我一想到可以到解放区上学，心里就觉得热乎乎的，走起路来很有劲头。头一天傍晚，走到离我们村子2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，来到一个大户人家。五哥敲开门，一位50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，一看到五哥，他马上把我们让到客厅里，晚上还用酒饭招待我们。我们在那里休息了半夜，后半夜那户人家派了一个人带着我们又上路了。到了黎明时分，带路的人说：“小心点，前面就要过封锁沟了。”我们又走了不远，

只见前边有一条南北向又宽又深的大沟。那个人小心翼翼地领着我们爬沟，沟坡又高又陡，我们费了很大劲才爬过去。过了封锁沟，带路的人给我们指点了解放区的路就回去了。几年后，提起往事，五哥才对我说那个大户人家是八路军和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落脚点。

过了封锁沟，就是游击区，即八路军和日伪军经常往来的地方，危险依然存在。故此，我们走得很快，一点儿也不敢懈怠，争取在天大亮前通过游击区。又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太阳已从东边高高升起，有的老乡已开始在地里干活了，我们上前一打听，得知这里已经是解放区了，我们的心一下放了下来。我们吃了点带的干粮，又走了整整一天，直到天快黑时，才赶到当时冀鲁豫行署所在地——范县颜村铺村。第二天上午，五哥先去办了他的事情，然后领我到行署教育科，递上介绍信。行署教育科又开介绍信介绍我到寿张县抗日第一高级小学报到。

新的学校生活开始了。当时，学校设在一个有几座土坯房子的院子里。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，主食吃的高粱面窝窝和糊涂，夏秋季节吃的菜是白水煮茄子和辣椒，冬春季节就吃咸菜；不管冬夏，睡的都是用高粱秆、豆秸秆和麦秸秆铺在地上的地铺。

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。学校里的课本都是抗日政府新编的，除了语文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等一些基本知识外，还有政治常识课。除了上课外，教师和学生参加抗日社会活动也很多，还时常参加慰问八路军伤病员活动。晚上，学校还经常组织与当地儿童团进行歌咏比赛。

1944年年底，我考上了冀鲁豫边区抗日第一中学。在那里学习到1945年8月初，对日寇的大反攻开始了，学校领导动员学生参军参战，我和十几名同学积极响应，参加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。

诗歌欣赏

父爱如山

□吴 丰

小时候
父亲的手掌是座山
粗糙纹路里藏着
未说出口的温柔
我爬上他肩头
看见比天空更远的远方

后来啊
父亲的脊背弯成桥
一头连着生活的重担
一头系着我的梦想
他用沉默的步伐
丈量出岁月的厚度

如今我读懂
他鬓角的白霜
是时光写给他的诗行
那些未说出口的爱
都化成深夜归家时
窗角永远亮着的光
而我多想
成为他眼中
永不褪色的骄傲勋章

白帝城感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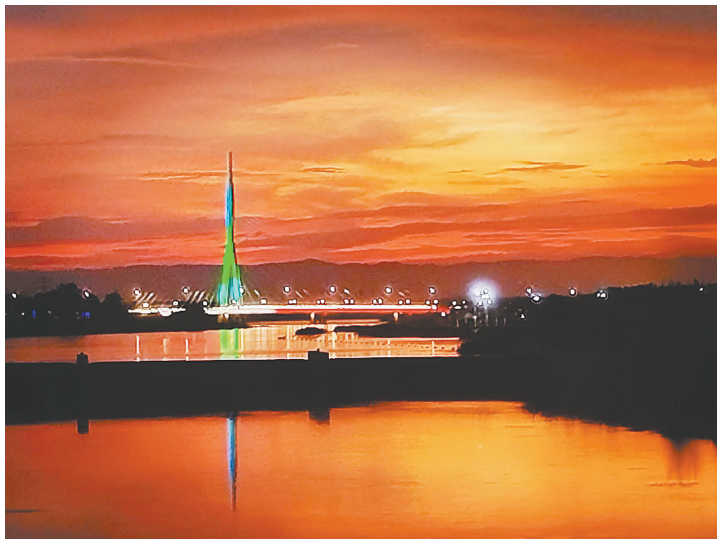
（外一首）

□朱立明

瞿塘峡口彩云缠，
白城安卧孤岛巅。
公孙初建图帝业，
刘备征吴败孙权。
托孤叹洒英雄泪，
北伐憾终五丈原。
李白美篇传千载，
观景游客天下揽。

登重庆会仙楼

一柱拔地起，
巍耸镇八荒。
飞升赛火箭，
登临入天堂。
全城收眼底，
两江绕身旁。
雄姿冠川渝，
百鸟朝凤翔。



沙河夕照

杜青春 摄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wq@163.com

（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）